

# 从《封神演义》中九龙沉香辇看辇形椅制在明代的演变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Chariot and Chair in Ming Dynasty from the Eaglewood Chariot with Nine Dragons in Investiture of the Gods

韩天腾 Han Tianteng

丁国昌 Ding Guochang

**内容摘要：**本文围绕《封神演义》中“九龙沉香辇”与“飞来椅”是一物两名或两物展开虚实真幻的辨析,认为“前辇时代”的跪坐与“后椅时代”的高坐是辇、椅在明代物型演变的内因,椅轿因明朝的“尊椅”之制上升为等同于辇的礼制空间,椅轿也成为古“辇”明“椅”的物型写照。一物两词反映了前辇后椅的历史脉络,借幻说真的辇、椅物变,开拓了对明代辇形椅制设计的回望与新的视角。

**关键词：**《封神演义》、飞来椅、辇、椅、轿椅

DOI:10.16272/j.cnki.cn11-1392/j.2018.01.014

“九龙沉香辇”这一称谓出现在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封神演义》(以下简称《封神》)。“《封神》似志在于演史(武王伐纣),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sup>[1]</sup>。在“以至仁伐至不仁”和“天命论”的神魔斗法中,道教最高神元始天尊(简称天尊)数次下凡尘,与神魔仙怪的神禽、神兽等坐骑及御空、水遁、地遁等飞行模式相比,九龙沉香辇是最具人间烟火味的家具。

第五十回《三姑计摆黄河阵》说:“且说天尊拍着飞来椅,径进阵来;沉香辇下四脚离地二尺许高。”在此,“飞来椅”与“沉香辇”似乎是一物两名。七十七回《老子一气化三清》说:“元始在九龙沉香辇上,扶住飞来椅。”似乎天尊坐具由飞来椅与九龙辇组成,为两物两称。又五十回的赞词有:“闲骑逍遥四不相,默坐沉檀九龙车。”至此,“辇”“椅”“车”成为表述天尊坐具的称谓。这三种具血缘近亲关系的家具有时代差与文人背景。本文根据截至明的家具史实,不揣鄙陋,以虚说实,以真说幻,对辇、椅的形制作一浅析。

## 一、一物两词之实

由“天尊拍着飞来椅,径进阵来;沉香辇下

四脚离地二尺许高”表明“飞来椅”与“沉香辇”似乎为同一坐具。从时差看,辇是古时皇室代步坐具,椅则起源于汉魏晋,初名称胡床或马扎,曾令汉灵帝与“京都贵戚”皆竟为之。隋唐开始普及有靠背的高椅,辇的形制因之转化,由辇时代进入椅时代。辇、椅之间有社会礼制与坐姿习俗的内在联系。家具发展至明,经历从席、床榻、胡床、椅凳等由低到高的过程。古时,辇的礼制坐姿为跪坐或盘坐,明代的椅轿是垂足而坐。前辇后椅的形制演变包含着时间差的脉络,端是古人席地而坐的习俗,尾则是明人垂足而坐的习俗。其间,唐代是低坐向高坐过渡的分水岭,也是前辇时代与后椅时代的转折。彼时,“唐人仍习惯于席地而坐,高足凳子尚不普及,肩舆(辇)内多为平底,人在里面盘腿而坐或跪坐。五代、宋以后,高足凳、椅子开始广为使用,步辇与肩舆内部才相应有了变化”<sup>[2]</sup>。这变化即使得高足椅随之成为步辇(轿子)的主要构件,并与高坐的习俗和明制尊椅不无关系。

### 1. 尊椅

关于椅子,以天尊“贵为等级亿”与“生于太元之先”的身份,相配的人化家具只有明代宫廷的皇帝坐具。“宫内外一体通用,穿着衮服所用的庄严隆重的宝座,日常视事的坐榻、圈椅,巡幸或行乐的四出头椅、交椅、胡床,宫苑游走乘坐的椅轿,以及仪典所用的板轿,共约八类,形制多样,雕饰繁复,外表非金即朱,器身或雕或绘,皆饰龙纹,以象征真龙天子”。<sup>[3]</sup>在此,宝座、坐榻、圈椅、四出头椅、交椅、胡床都是象征身份的椅子,内中的椅轿、板轿的形制都围绕椅子而构建。椅子在明朝象征的是车轂至尊的等级秩序,从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大典开始,椅子就成为仪式的中心。“设冕服案于金椅前,……告祭礼成,请即皇帝位,群臣扶拥至金椅上坐”<sup>[4]</sup>。椅子为中心的意识还影响了明代画家的家具选择。如仇英的《贵

妃晓妆》、尤求的《汉宫春晓图》,主要人物都坐在圈椅上,丁云鹏的《养正图解》中,“辟馆亲贤”里的唐太宗所坐的即是圈背交椅。明代圈椅使用者的身份象征,“不是受人敬仰的高僧,就是唐明皇或汉成帝等独一无二的帝王,以及宫廷内之帝后嫔妃”<sup>[5]</sup>,其尊贵可见一斑。其中,四出头椅制不管在宋或明,都是尊者的坐具。再如万历年间,余士等所绘《徐显卿宦迹》册,在“日直讲读”实务中,除万历皇帝外,“讲官与阁员,侍讲学士或屏风后面诸内侍,全都恭敬肃立,连个小杌子都没有”<sup>[6]</sup>。而万历的坐椅皆饰金漆,为牛头形搭脑,覆大红椅披。牛头形椅为宋制造型,之所以忽略元制家具,是因为明太祖规定礼乐典章、舆服卤簿直追宋制。对于下属官员的“公座”,提升到“辨上下,定民志”而严格执行。在馆阁内,“自解缙、胡惟庸以来,皆东西分坐小杌子及两小板凳,无交椅、公座之设”,严管之下,“禁中尊止宝座,……阁老以下,皆坐杌子”<sup>[7]</sup>。直至成化年间,明宪宗才首开先河,“赐内阁两连椅”。连椅,即无扶手有靠背且可以逐个组合成排的椅子。这种“君尊如天,臣卑如地”的坐具思维成为整个明代官场的写照。如正德年间的进士蔡鼎任云南巡抚时,有次拜访云南的黔国公沐昆,沐昆在府邸“堂设椅,自中坐,左右列长杌,侍坐按抚,蔡不耐坐,沐怒,命悬其杌(撒走板凳),竟立啜茗而去(站着喝茶)”<sup>[8]</sup>。在此,椅杌的天壤之别成为等级森严的鲜明写照。由此可见,以“椅”匹配天尊的身份是编者的合理想象,也是明朝礼制使然,椅子所蕴含的尊贵身份为转化为“椅轿”打下高贵的器用基础。

椅子是明代礼制空间里的制高点与贵贱尊卑的象征,故明朝宫廷坐具分三六九等:皇帝坐龙椅宝座,皇太子、亲王、宰相及一品官员坐墩,二品以下蒲墩,无饰。这与宋制的坐规相似,按“宋制,宰相、使相、枢密使、参知政事、仆射、三师、

三公、学士等文臣,以及节度使、观察、上将军、统军等武职,还有宗室等,可坐于殿上,但只有宰相与使相坐绣墩,其余坐蒲墩,加罽毯。文武四品以上,郎将、禁军、军都指挥使等,则于朵殿坐蒲墩,其余参朝官及诸军副都头、诸蕃进奉使等分坐殿外两庑的“绯缘毡条席”,即直接席坐地上<sup>[9]</sup>。高者椅、中者墩,低者席坐等形制构成以椅为制高点的金字塔结构,坐具的高度抽象为身份等级的高度。但其实这种严格的高椅坐具制度在宋室南渡后并没有严格执行。从《南宋馆阁录》记载可知,道山堂后轩设“金漆椅、桌、脚踏各十四”,群玉亭设“金漆椅十四”,绎志亭设“黑漆交椅十四”。在此,数量庞大的金漆椅显非一人独尊之坐具,尤其“著作之庭”,是撰述、誊缮文书之处,“金漆椅”可供多人使用。<sup>[10]</sup>此外,下面的僚属如秘书监(正四品)、秘书少监(从五品)、秘书丞(从七品)、著作佐郎(正八品)等均住宿于省舍内,他们用度除屏风、床外,内中所设都是“中设偏凳一、黑漆桌子一,椅子二”。从南宋馆阁的“金漆椅”到省舍“椅子二”可知,椅子的重心与象征性并不强。不管如何,相比南宋馆阁内比比皆是的高椅,明代一品阁老的坐墩远不如南宋省舍内四五品官员的“金漆偏凳”,更不要说“金漆椅子”了。由此亦可看出,力追宋制的明朝在继承礼制典章上有所取舍,椅子成为唯我独尊的暗示。明太祖对此就颇有心机,在早年上任和阳总兵时,为放低身份及照顾地方年长

军头的心态,他便曾故意于升座时,“密令左右将州衙公座尽行撤去,惟置木凳于正面东西满间”<sup>[11]</sup>,造成大家同平等共甘苦的假象。椅事如此重要,以至于椅子的权力在明开国后顺理成章地延伸到各地的公门衙署,“公座”必须要穿了公服正襟危坐以表忠孝皇权,衙门内大小官员每日要在公座前互行肃揖礼。高椅成为紫禁城内和外省的各个官署衙门的中心,故《封神》作者以“飞来椅”设想为天尊的坐具,想必有其时代礼制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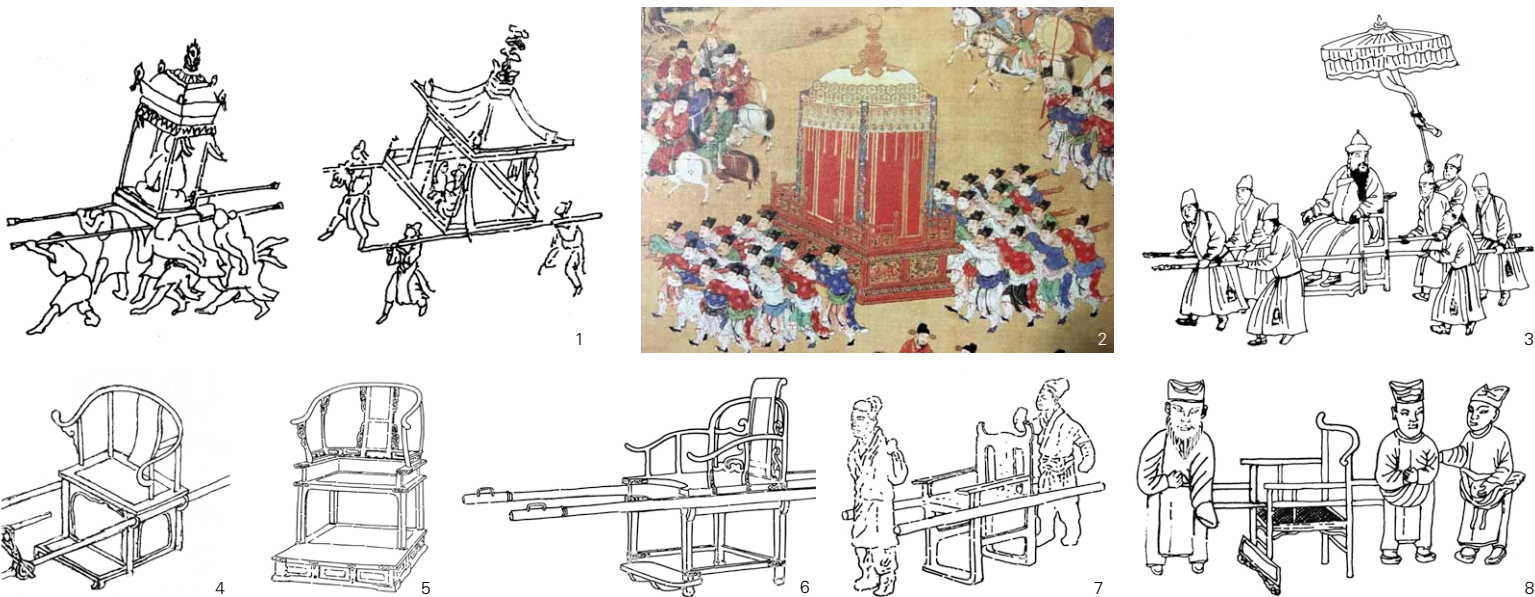
## 2. 椅轿

椅轿,顾名思义,是椅子加抬杠的“以人舆之”的轿子。前轳后椅的区别在于跪坐与高坐,后椅的“明代进行时”是对轳的过去式延续。前轳的坐姿在敦煌壁画、墓葬壁画与历代绘画作品中均可见,只是早期的轳制较为开敞通透,形制有版、亭之别。版者如北魏司马金龙墓中汉成帝的版舆、唐太宗的步轳(也称“腰舆”),亭者如敦煌第323窟壁画中昙延法师的肩舆(图1左)、敦煌遗书伯希和劫经第2869号卷子的坐轳(图1右)等。亭者形制多为四柱亭阁式,在此基础上,或再施围栏、帷幔及薄纱等私密性设计,成为贵族的享乐工具。由于视线通透,流风无遮,此制的轳就如明朝的凉轿一样,可否称为“凉轳”?唐高宗每有国典大礼,因不喜辇车而“御轳以来往”,想必有着“轳”移景异的良好观感。当然,凉轳不保暖,因此又吸收了建筑大木作的工艺,四周增设围板,开门窗、户牖挂垂帘纱幔,构成

暖轳,犹如“会移动的殿阁”,关窗则暖,开之则凉。在形制相承的脉络上,轳的开敞与封闭造型也影响了后世椅轿的形制。

商传在《明代文化史》中说过,囿于宫廷的封闭,明代皇室的车舆文化追求的是商周的古制。如《万历野获编》卷一《御辇》记载:“大驾卤簿,为大朝会丹陛所设者:大凉步轳一、步轳一、大马轳一、玉辇一、大辇一、板轿一。至于上郊祀及巡幸近地,但乘步轳(即轿子),其他备用观美而已。”以上可知,皇帝的代步工具有两类:一为游幸行乐的“椅轿”(步轳),也称“轿椅”“显轿”“明轿”或“凉轿”,因四围通透而得名;二为正式仪典所用,此轳大部分“轿身三面封以围板并覆帷幔,正面开门洞,幔帘对开”,轿身结构犹如“一座攒尖顶小亭”<sup>[12]</sup>,如《明人出警入跸图》中的红板轿(图2)。更为气派的暖轳如《明史·舆服志》记载的大凉步轳,其“高六尺五寸有奇,广八尺五寸有奇……红髹座椅……内设红髹桌二,红髹香桌一”<sup>[13]</sup>,抬轳人数二十八。这种配备椅子的“暖轳”如古时的大型安车(俗称温凉车),“有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可见,椅子的形制变化因权贵燕闲游乐、国典节日的时空转换而分化出凉暖、大小、繁简等礼仪形制。

凉轿如《明宣宗宫中行乐图》中的“椅轿”(图3),“四出头座椅之腿柱改为板座,长轿杆穿过板座外的环扣,前后各一名太监从杆端处起索,攀过肩颈抬至腰处行走”<sup>[14]</sup>。晚明《鲁班经匠家镜》



中有“肩舆”，其特征是圈背椅（明称“太师椅”），沿着椅盘左右的立墙凿刻半圆槽，再立环匝以供轿杆穿过，犹如移动的椅子。<sup>[15]</sup>（图4）椅子的“移动”延用了古时“辇”的抬杠，即在椅盘外设环扣，加抬杠，用人荷之而显尊贵。轿制的椅子与非轿制的椅子，两者区别在于有无抬杠受力的设计，受力部件集中在椅盘外端，如明宣宗的椅轿即在椅盘外加了板座与环扣，供抬杠穿过。故宫博物院藏明代黄花梨藤心肩舆，也在椅盘外侧束腰处增设凹槽，方便轿杠穿过。从其太师椅式的圈背、束腰、箱形脚踏，及托泥转角处包镶金饰可知，这是很考究的尊贵椅轿。（图5）另一款清早朝的黄花梨轿椅，也是在凹槽束腰设固定轿杠，抬杠为中间方两头圆，方则契合凹槽束腰，两头圆则便于轿夫抓握，尤其出杆处的铜箍上的倒U形构件，显然是为攀索所用。（图6）类似凉轿还可在江苏溧阳竹簧的北宋民间富豪李彬夫妇墓出土的一款陶制椅子明器可见，为牛头形搭脑，轿杠固定在椅盘两侧，是款光素无饰的轿椅。（图7）无独有偶，江苏江阴市青阳镇里泾坝村的宋墓里也出土有牛头形轿椅的石椁画像，说明椅轿在北宋民间的流行。（图8）

其实，辇杠椅具的组合在唐宋已现。如来华求法的日僧在笔记上写道：“相公（宰相李德裕）入寺里来，礼佛之……看僧事毕，即于寺里蹲踞大椅上，被担而去。”<sup>[16]</sup>王铎《默记》中记载了赵匡胤“初自陈桥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襦，乘轿子，出居天清寺”。宋代王说《唐语林》卷一说：“开成中李石作相兼度支，一日早朝中箭，遂出镇江陵。自此诏宰相坐檐子出入。”“檐子”即“轿”。从大椅、乘轿子、檐子等字眼可知，等同于辇的椅轿自唐宋以降已成为新型坐具，高坐使“辇形椅制”成时尚，从宫廷普及到民间，形式华贵素朴因人而异。五代周文炬的《宫中图》、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元代戴进的《钟馗夜游图轴》、元代钱选的《宫女图》及明代的《明宣宗宫中行乐图》等均可证。由上可知，椅轿发展至明，其为取代辇而做出了合乎习俗与礼制文化的演变。

椅轿之便利，如苏轼诗中云“肩舆任所适，遇胜则流连”；东晋名仕王献之在吴郡也有“乘肩舆揽胜”的记载，在幽美的竹林里“讽啸良久”。虽然杨万里有“为怜上轿啗人肩，下轿行来脚底穿”的慨叹，但椅轿之便已深入人心。明制规定，“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四品以下或五品管事、内

外镇守、守备等武职，不问老少，非奉皇帝特恩都不许用轿”<sup>[17]</sup>。随着明代中晚期的轿制松弛，至万历期间，“马者遂绝矣……京师之人衣食于此（抬轿）者殆万余人，非惟不能禁，亦不必禁也”<sup>[18]</sup>。晚明“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sup>[19]</sup>，资本的繁荣及人性意识的解放，导致民间轿规的僭越。与此相反，如天启时明熹宗乳母客氏专权，“在宫乘轿，内宫抬走，俨如先朝妃嫔，止缺一青盖”<sup>[20]</sup>，缺一青盖即不逾制，可见晚明宫廷中的轿制仍是崇尚古法礼制的。

由上可知，今轿古辇的功用象征无二无别，故“飞来椅”与“九龙辇”是同一脉络的不同称谓，构成功能相同的古“辇”明“椅”的隔代呼应。手心与手背的关系使得一物两词名副其实。其实，一物多名的家具称谓在明并不陌生，如《三才图会》里的“床帐”“架子床”及“六柱床”即同指一物。同一件皇帝坐具，因场所不同而有“御座”“御榻”“金台”“宝座”等尊称。“九龙辇”与“飞来椅”（椅轿）是一种器物的过去式与现在时称谓，如果说辇是古代“飞来椅”，那椅轿在明代即是可垂足高坐的“九龙辇”。

## 二、两物两名之虚

第七十七回《老子一气化三清》云“元始在九龙沉香辇上，扶住飞来椅，徐徐正行至东震地”；第五十回的赞词“闲骑逍遥四不相，默坐觉檀九龙车”，似乎又造成“飞来椅”“沉香辇”及“九龙车”是三件家具的解读。在此，笔者再稍加解释。

首先，“车”“辇”之别在于前者有轮后者无轮。无轮辇出现于秦朝，《正义》记“秦始皇去其轮而舆之，汉代遂为人君所乘”。颜师古注“著轮曰车，无轮曰舆（辇）”，从“命四揭谛神撮辇”（无轮）可知，“觉檀九龙车”在此指的也应该是“九龙辇”。“车”一说不成立，天尊坐具似为“飞来椅”和“九龙辇”两物。

其次，既然元始天尊的九龙沉香辇是辇而非车（辘），那么在辇上放置椅子的案例曾也出现于明代皇宫内。在明代，放置坐椅的不仅有辘（有轮），还有皇帝谒陵、巡行的卤簿仪仗中的“大步辇”，即无轮之辇，也称“大暖轿”，轿中设置“红髯座椅”。“元始在九龙辇上，扶住飞来椅”，似乎更吻合这一例子。但是，天尊是坐着“飞来椅”进阵的，如果是在围合封闭的“大步辇”内坐着椅子去交战，不符合战场逻辑，既影响交战视线，又碍手碍脚，也不符合“早离红尘，不可久居”

的神仙思维。因此，天尊所坐还应该是明轿。即是说，此处的“飞来椅”与“九龙辇”指的都是明代的椅轿，是一物两名的尊贵坐具。

## 结语

辇、椅在小说中的神话色彩，虽是“民间巷间意”与喜闻乐道的什九空谈，但终究是明代尊卑贵贱的物化思维。一物两名说明“沉香辇”和“飞来椅”是在坐姿习俗这条脉络上的“过去式”与“现在进行时”的称谓，“辇”是明人复古礼制的称谓，移动的椅子即“飞来椅”，是等同于辇的尊贵坐具。椅被赋予辇制的文化基础是明代尊椅、崇椅，及贵椅的社会结果。一物两名，不仅是明代神魔文学狂欢化之于辇、椅的浪漫主义遐想，也是明代社会礼制的写照，开启了对明代家具的个案回望及传统家具的新视窗。

\* 基金项目：本文为福建农林大学横向课题“平潭景观林规划及构建研究”（编号：KH1501520）阶段性研究成果。

\* 文中线描插图作为作者自绘。

注释：

-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济南：齐鲁书社，1997。
- [2] 赵声良：《轿子小考》[J]，《文史知识》，1991年第11期，第55页。
- [3] 吴美凤：《明代宫廷家具史》[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第275页。
- [4] [明]申时行等奉敕重修：《大明会典》卷四五《登极仪》[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63。
- [5] 同[3]，第52页。
- [6] 同[3]，第244页。
- [7] [明]尹直撰：《塞斋琐录》（四）[M]，收入邓士龙编《国朝典故》卷五十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1288页。
- [8] [清]谈迁：《枣林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47页。
- [9] 同[3]，第246页。
- [10] 同[3]，第266页。
- [11] 《皇明本纪》[M]，[明]邓士龙编：《国朝典故》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3。
- [12] 同[3]，第326页。
- [13] [明]文秉撰：《定陵注略》吴（上）[M]，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第47页。
- [14]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M]，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第229页。
- [15] 同[3]，第326页。
- [16] 同[3]，第331页。
- [17] 宿白：《白沙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第114、119页。
- [18] 《五杂俎》卷十四，引自《明史证》，第464页。
- [19] 张瀚：《松窗梦语》卷七。
- [20] 蒋之翘：《天启官词》注。

韩天腾 / 丁国昌 福建农林大学艺术学院